

劉廣英印象（上）

· 葉文欽 ·

引言

劉廣英是學長、長官、理事長，民國六十年他去美國讀研究所，民國六十二年元旦當天就返抵國內，當年只要在國外取得學位願回國，就是「青年才俊」。回國後他原本被分發到當時的航發中心（現在的漢翔公司），以當年的待遇是人人稱羨！可是他居然表達要回其專業單位氣象中心，讓許多人跌破眼鏡。因為他得的是「氣象碩士」，再分發回空軍氣象中心當「少校氣象官」，專門從事當年國內才開始興起的「數值天氣預報：NWP」；他帶給大家很多新知識和觀念，若有專題報告，內容也比較新穎，所以也算是所有氣象官的老師。何況他很快就任中央大學的大氣物理系及中正理工學院物理系氣象組兼教，所以他在民間大學的學生比軍中多的多。早期的學生出國又回國，後來當到教授、系主任、院長、副校長或政府高官的，現在也都退休了。

劉廣英從氣象聯隊長一退休，就接中國文化大學氣象系主任，後來張鏡湖董事長要他擔任理學院院長，到七十歲時才准其辭系主任，於七十五歲時才勉強同意他離開院長職務，但要他擔任特聘講座教授，持續在文大教書。校方排課人員想將他兩天課併成一天，以免太勞累，劉廣英說不用，就是要動一動，他很高興跟年輕人交陪。

「空軍氣象退伍聯誼會」當年他也是發起人之一，很少有一位長官退休後，能跟下屬互動那麼久，我們稱他太太為「劉姐」，雖然他當氣象大家長近五年，其實大家視他為「劉哥」。聽說文化大學學生喜歡稱他為「劉老爹」，因為稱「主任」、「院長」有點太嚴肅、有距離感。

氣象專業指導

氣象中心是專業的業務單位，其預報對外場相關氣象單位有指導作用，特別是對颱風的處理，空軍氣象中心發布的「颱風資料」，可是全國軍的「戰備防颱」依據之來源。

民國六十年初的國科會（現科技部），最早曾補助空軍氣象為期三年的團體颱風研究（颱風侵襲下空軍各機場之風力預報）。劉廣英回國再分

發到氣象中心，就與鄧施人學長主持國內氣象界才要發展的NWP作業研究。當年的電腦和現在差異實在很大，不僅功能有限，作業也非常繁瑣，當時他們有兩位兼任助理，所有資料要先打紙條建成卡片，再安排時段利用國安單位的電腦，讀卡片經過運算，才能輸出一大堆的報表紙，帶回來再分析研判，可說非常的原始，而劉廣英正是極少數的先行者。

三十年後的今天，氣象工作者已能在個人電腦螢幕上看到各種有地形的天氣圖，還可以疊加上同時段的衛星雲圖、雷達迴波圖、各層的風場圖，像現在的電視氣象播報，主持人可將預測圖、動態化地秀給觀眾看，這在設備簡陋的當年是很難辦到的。

在臺灣只要常有機會於電視露臉，你就是名人，李富城學長就是；有人為他寫傳，稱他是「蔣經國的御用氣象官」，其實這是事出有因的。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下旬，賽洛瑪颱風在南部登陸，將高雄港的橋式起重機給毀了！當天上午行政院長經國先生就出現在氣象局預報中心，了解原由。從此只要有颱風要來，行政院的長官就會主動到氣象局關心。當天交通部林部長得知院長來過，立即趕到氣象局，問院長有何指示？並要氣象局趕

快提報「相關計畫」報部，以便執行。氣象局的朋友說，氣象局在民國六十年雖恢復中央建置，但人員、裝備實際變化不大，當時每天他們還要派人到氣象中心拿「衛星雲圖」。經過這次大災變長官的關心，民國七十年元月氣象局的「氣象衛星中心」就建立起來（為當時世界十大衛星接收站之一），而且可進用大批年輕的大學本科生，徹底改變氣象局的體質。

大家也清楚總統有陸、海、空軍三軍武官隨侍左右，有一次空軍的丁武官發現有颱風又要侵臺，經國先生忐忑不安，丁武官認識劉廣英，知道氣象中心也在處理颱風，就主動向總統建議，是不是請空軍也送「颱風資料」來參考？這對空軍氣象中心來說，是破天荒的大事，資料備妥之後就派車，請李富城課長送到「七海官邸」交給丁武官，並將內容告知，以便向總統提報說明。經一夜颱風侵襲過後，總統指示，希望未來對重大天氣預報，「氣象兩單位要多作協調」取得一致。

對劉廣英來說，這可能是他一生中特殊的經歷，就是應外交部的邀請，前、後兩次前往南美洲巴拉圭共和國當氣象顧問。巴國的天氣預報工作主要是由軍方負責，所以沒有請中央氣



軍尤外軍國
象將我
氣象劉
領執（照
域巴拉圭
英領巴拉
劉領巴拉
顧象前往
回氣象前
作者一生
以受命最
一以交，
贈送之氣
象儀器）。

象局人員擔任。這是民國六十年代中期的事，當時他正好擔任氣象中心的預報課長，第一次時間較短，主要考察該國的需求；第二次特別帶領一位電子官前往指導安裝，並代表將我國的氣象裝備贈送給巴拉圭。當年巴國總統史托史納爾將軍親自出席，聽取劉廣英的介紹簡報。由於預報課長責任很重，這次時間比較長，只好開缺由別的課長調任，正好氣象中心主任也提前退伍，由副主任接任，劉廣英回國後直接就升任副主任，那是民國六十七年的事。

民國六十九年，臺灣春雨不顯、梅雨又空、颱風也沒來，全臺乾旱的不得了！連碧潭都見底，當時「翡翠水庫」尚待建，時任臺北市長李登輝親訪空軍氣象單位，總統也有所指示

，故空軍全面投入「人工增雨」任務，以南北勢溪為中心，近一個月前後投入飛行一百多架次。當時氣象人員集中在松山機場，連氣象中心羅主任、劉副主任均要派上飛機出任務，直到當年八月二十七日有一颱風登陸，才將全臺的旱象完全解除。諾瑞絲成爲唯一無人在乎災害的颱風，因爲它的雨水將全臺灣灌飽，把旱象完全解除。當年參謀總長宋長志發布命令，將屏東六聯隊一一九中隊及空軍氣象中心，增選爲當年「國軍莒光連隊」，這是氣象部隊第一次獲得這樣的殊榮。劉廣英副主任因參與出任務，飛行時數超過五十多小時，也獲選當年全國好人好事「科技組」代表，受到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接見表揚。

國際實驗參與氣象精進領航

作爲執政者，除國防、外交、政治、經濟……要注意，對全民百姓影響較直接的大自然災害，更應該表達關心。近年來，只要提及「九二一大地震」、「八八水災」，大家印象深刻，國軍投入搶救、防災、減災的兵力更多。近三十年來「地球增溫」的「氣候變遷」現象所導致的天候災變，已是全球災難的「政治戰略」問題。民國七十年初氣象局的衛星接收站才正式運作，當年梅雨季幾個大雷雨

胞經過苗栗、新竹、桃園上空，短短夜間的強降水，「五二八水災」導致的損失高達百億元，這種中、小尺度的天氣系統比颱風更難預報，這引發往後長達十年「臺灣地區中尺度實驗計畫：TAMEX」的實地觀測及後續研究。

民國七十一年由陳泰然（臺大召集人）、張隆男（中大）、曲克恭（文大）、吳宗堯（氣象局）、俞家忠（空軍）、劉廣英（空軍）等人成立的六人「籌備規劃小組」，於民國七十六年五至六月份梅雨季，執行以臺灣為中心五百公里乘五百公里的實地觀測實驗，共完成十三次密集觀測、十次飛機觀測任務。當年空軍氣象部隊除戰演訓練任務不能停，全力配合這次國際性國內第一次的大型實驗，除地面傳統觀測、探空、雷達均加班觀測，本人就出過圍繞臺灣島的三次密集飛行任務達二十五點六小時。實驗任務順利完成之後，TAMEX計畫辦公室特別頒發「天梅獎」，以感謝劉廣英帶領空軍團隊的支援參與。空軍《氣象預報與分析》在當年底出版，《臺灣地區中尺度實驗計畫》紀念專刊，總司令陳燊齡特頒訓勉辭。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總統經國先生在一次軍事會談指示：「氣

象預報正確與否，對三軍任務之遂行，關係極為重要，希繼續策劃裝備之更新與教育的精進，務期各項作業能達到先進國家的水準。」國防部據此下令空軍總部，總部責成氣象聯隊提報計畫，這任務就落在劉廣英身上。當時他是駐在總部的副聯隊長，期間因參與TAMEX計畫，也有機會出國

參加國際的研討會，藉機安排到美國、歐洲氣象或研究單位考察，當然也蒐集大陸軍民氣象資訊，這就是後來空軍很重要且一直持續的「氣象精進案」。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劉廣英接任聯隊長，年底「精進案」奉總部核准，但所有經費必須由國防部核定；到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份才由參謀長林文禮陪同，向當時的參謀總長郝柏村簡報。劉廣英已費心多年準備，郝總長問在場聯參都沒有其他意見，五年五億計畫就正式通過核定下來，民國七十九年開始執行，主要執行項目包括：氣象觀測逐年更新自動化、預報走向電腦化、人員培訓加強、組織要有變化（氣象中心成立數值預報課、聯隊成立電腦暨研究發展組、協助陸軍成立氣象中心、國軍在聯二成立國軍氣象中心等）。

或許他看到氣象不只是對空軍很重要，對三軍都一樣；或他已感受到

共軍對這方面的改革我方也要調整。隨著國軍的精進、精實案的推動，後來國軍、陸軍及聯隊的電研組也裁撤掉，好在氣象聯隊因後來空軍總長當家，知其重要性，雖少了升將軍的機會，但其組織架構得以保存下來，一切空中支援任務正常繼續下去。

劉廣英在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一日，服務空軍三十九點五年後，由空軍退伍，再投入大學的「作育英才」三十年，空軍氣象無人出其右；軍中「氣象精進案」就交給俞川心、徐天佑等人接手，繼續隨時更新立案推動下去。氣象聯隊甲子大慶，劉廣英特別請徐天佑將實驗及精進這兩件大事在空軍氣象如何參與及推動，如實地為文留下過程的歷史紀錄。

氣象教育與聯誼

提起劉廣英的氣象教育付出，不比專職大學教授少。他沒在氣象班當過教官，但去過通校、航技學院、空軍司令部演講過；成大物理系畢業後派空軍官校理化系當教官，也在這裡考上留美，民國六十二年元旦當天就返抵國門，雖回氣象中心當氣象官，但已到中央大學兼教，比後來國內四大氣象名教授蔡清彥、陳泰然、張隆男、洪秀雄回國更早。

民國八十一年他要退伍前，文化

大學留給他一專職缺，後來氣象系主任曲克恭（前聯隊長），正好碰到小中風，曲長官看得很開，也認為後繼有人，就直接退休將系主任交由劉廣英無縫接軌下來，後來張董事長還要他接文化大學理學院院長；前五年每星期在華視播一次氣象，為《青年日報》寫一篇專欄，是貨真價實的「將軍氣象」。退伍那年他回山東泰安老家探親，回來後就安心到文大氣象系教書，喜和年輕人相處，所以劉廣英始終有一顆年青的心。

提起聯誼，他最先為文大氣象研究生辦研討會，再透過氣象學會提案，成為國內大氣科學研究生每年的研討會，並將萬寶康教授（氣象班第二任班主任、空軍官校副教育長）獎學金提供的研究生論文獎，改在研討會當天主動評審頒發。

天助人助與助人

抗戰雖勝利，但國軍打得辛苦，元氣大傷，而共產黨卻因此養肥壯了不少，以新四軍為班底的華東野戰軍（後來的三野），在江蘇、山東一帶爭奪得很厲害，這樣戰亂不安，劉廣英作為家中的長孫，祖父母認為是一定要保住的（劉廣英父親是空官十一期的飛行員），就由二叔送他到南京交給姑姑，輾轉先來臺灣就讀於基

隆中學初中部。劉廣英初中第一名畢業，教務主任希望他能直升高中，但他不能再增加姑姑（尚有表弟、妹）負擔，一定要獨立養活安排自己，所以申請保送空軍通校初級班第十七期，並工作過一段時間，正好空軍官校氣象班十五期獨立招生，使他成了為氣象服務一甲子的氣象專職人員。

氣象十五期的年齡差異很大，他不是最老的，但與十二、十三期差不多，運氣好是從十五期開始被敘為專科學資，可以參加「科學軍官班」插班到成功大學物理系就讀（後來均改考大氣科學系），從空軍氣象中心考上成大，魯依仁主任特給他發了五百元的紅包，這相當於當時薪水的兩倍，他拿來補習英文。在官校當教官時，人事官看他上尉年資認為夠，可以考留美，美國就學期間，他被升為少校，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就連他自己也不太相信，但是真的！

賴名湯是中央軍校八期，後來考上杭州笕橋中央航校，畢業後被敘為航校二期，抗戰時受傷後改為教官，後來抗戰期間帶領官校生到美國受飛行訓練，他自己也在美國接受很多參謀進修班次，認識很多盟軍的軍官，也到英國當過空軍武官；回國後蔣委員長特別接見過他，未回空軍而是在國

防部聯參服務，來臺曾處理過韓戰戰俘、滇緬反攻救國軍返臺事宜，是位外交型的將領，外交部一直希望他能出使泰國，就差他提供人事資料就可發布命令。但在總統召見後，他向總統報告，願留在軍中，不想在外交系統發展。不久總統發布命令，賴名湯出任聯勤總司令（非陸軍出身的第一位），後來總統又告知要他回軍擔任空軍總司令。賴名湯任內邀請華錫鈞返國，並挑選一批二十位航空工程軍官直接到美國飛機製造公司學習；這批幹將就是後來航發中心的骨幹，華上校後來升到空軍上將，是位深入敵後出生入死有戰功、也是極少有航空工程博士的飛行員。

三年後總統又告訴他，要他出任參謀總長；但他也向總統提出個人的看法，就在發布他的命令並升空軍一級上將時，將當時海、空軍四位副總司令同時升二級上將並調總統府戰略顧問，將宋長志、陳衣凡兩位中將，同時提升為海軍、空軍總司令並晉升上將。賴名湯的總長任期長達六年，非常重視人才培育，只要進修有成的人，年資一到不用佔缺也可升級，拿到博士的也自動升一級，劉廣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民國六十年初在國外被升少校的。（未完待續）